

毕业一定要撕书吗

默子

近年来,在一些校园里出现了一道“新风景”,那就是参加高考的同学将读过的课本、教辅书和笔记等学习材料统统撕掉,然后抛向空中,那些书本残片就像雪片般散落在校园里。对这种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同学们对学习压力的释放。但我每每从照片或短视频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感到有些惊愕,就会想起四十多年前参加高考后的情景。那时,我们不仅不会撕书,反而会各种学习材料精心收拾好,其中包括课本、笔记,还有大量的辅导材料和测试卷子。那时还没听说过计算机和打印机,所有的辅导材料和测试卷子都是老师们一笔一画地在蜡纸上精心刻写后,再用油墨滚子一张张推印出来的。可以说,每张辅导材料和测试卷子,都浸透了老师们的汗水。

当时,同学们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尊重老师的辛勤付出。因此,爱惜课本等学习材料,成了大家的习惯。首先,那些课本、笔记可能是留给自己的一个念想。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当时很多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他们也想通过自学高中课程将来参加高考,而手头又没有材料,所以就会向我们求助。我有几个同学就是这样,他们提前就和我打好了招呼。还有街坊邻居的孩子,也来预约。高考后,我的书本就传到他们手里。对我来说,那些书本,就像个漂流瓶,一人用过了,又传到另一个人手中。渐渐地,我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了,但我并不介意,只要能让其发挥作用,“漂”到哪里都值得。

从多年前的爱书,到今天的撕书,这期间都发生了些什么?撕书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不想用古人“敬惜字纸”的老眼光来评说当下孩子们毕业撕书这件事。对此,虽然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但也要给孩子们一些理解。因为孩子们从小到大,学习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压力的释放是必要的——当然,释放的方式,我们还是应该多开拓和引导一些,以期找到比撕书更合适的压力释放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书店“偷凉”开始有空调,不过仅在新华书店、医院、百货商店等公共场所配置,普通家庭很少有安装空调的。那时,我已成家且有了儿子,家里没有空调,盛夏闷热难当,每到星期天,我骑自行车带着儿子,到新华书店“偷凉”。置身于清凉宜人、书香悠悠的选书区,我沉醉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儿子浏览着他喜欢的少儿图书,真是一种享受啊!这样的时光使我们迷恋不已,常常沉浸其中一整天,饿了,就到外面买两个烧饼打发。

那时工资低,囊中羞涩,我们父子俩很少有购书的时候,这引起了一些书店工作人员的不满:“不买书的赶紧走!”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那个常轰我们的“二道毛”女售书员一出现,我们几个常来“偷凉”看书的人就灰溜溜撤了。等到宽容和善的售书员值班,我再溜回来。我那时喜欢写点“豆腐块”,便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将自己的建议写成《暑期,新华书店应开设“亲子角”》《书店不妨让“偷凉”之家享受惬意书香》两篇短文,分别在县报、县电台和市报上播发,引起了县宣传部门的重视。新华书店经理专门找到我,诚恳征求了我的意见,并及时采纳。从此以后,我们再去书店“偷凉”,不但没有人轰赶,还享受了“亲子角”的待遇,乐得我儿子直蹦高儿。那些时常“偷凉”的爱书人,纷纷夸我是“偷凉一哥”。



人生写意·荣誉 程远

消暑。半大小子饭量大,吃上两碗,撑圆肚皮,跑跑跳跳一会儿就消食了。我们在聚于井边纳凉的人群里钻来钻去,一会儿撞人一个趔趄,一会儿踩了那人的脚。人们并不恼,伸手拍一下我们的背或头,由我们疯跑。

跑累了,这才安静下来。遂卷一张凉席到屋顶,展开。阵阵晚风中,仰躺在席上看星星闪烁,看明月穿行云中,看萤火虫的飞舞忽明忽暗,听蟋蟀、青蛙的欢鸣由密到疏。恍惚间,被父母赶上房。感谢谢父母天天赶我,不然,睡觉不老实的我,定会翻滚到房下。

如今已入中年的我,久居城里,时常早晚外出锻炼,以避暑热;时常钻在空调屋里或吹着电扇,赶跑一身汗水;时常爬到楼顶或站在桥头,畅享自然风;时常喝着啤酒、饮料,寻求片刻清爽;时常读书喝茶,静坐听歌,心静自然凉。

可打心底里,我仍怀念并深爱着儿时的那来自民间、充满智慧、接地气的朴素寻凉方式,因为那里有着难忘的情愫,有我的美好的童年时光。故而,我计划这个夏天,一有空便回老家,与父母、与乡亲一起寻凉,寻那已逝的岁月流年。

晨起你听,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说些什么?听不明白,只知道那是一首吉祥的歌。我曾经很多次坐在泰山天外村的小溪边,听水潺潺流,能听得清它在说什么吗?不能,只知道它是在拨弄一曲动人的弦。岁月里还有一幕幕的夜色灯火,温暖着寂寥人的心,照亮着独行人的路。岁月里所有的芬芳,除了献给热闹,还会馈赠沉寂,它像风一样,不光会抚摸茂密的森林,还会抚摸干涸的沙漠。这,就是岁月有情。

曾画了一幅《巨松图》,长有三二丈,赠送给梁启超。梁启超在画上题以长诗。余先生为勉励后学,常将画帧画扇赠送梁启超的儿女和诸位学生。余绍宋富于收藏,经常请梁启超题跋。吴其昌记得有黄道周的泼墨山水、顾亭林的手书诗卷等。广东收藏家罗原觉也经常携带所藏唐宋珍贵名迹来共赏。吴其昌在饮冰室亲眼目睹罗所珍藏的北宋武宗元画的《朝元仙仗图》长卷真迹,感觉“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之气象。梁启超的宾朋好友,皆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他们的到来,烘托了饮冰室的文化气息。

星期文库 饮冰室的故事之二

怕孩子贪凉生病,或被水掬走。故而,夏日午后,大人时常将孩子困在家中。坐北朝南的土坯房,夏天并不闷热。母亲将活泼好动的我摁在炕上,讲着玩儿水的危险,讲着祖辈传下来的故事,摇起蒲扇,一下一下,不疾不猛。扇来的微风呼一阵呼一阵地抚摸,拍打着,我,眼瞅着那把被母亲洗得白净,裹了布边的芭蕉扇,由近及远,由清晰变模糊,不觉已睡熟。醒来,母亲麻利地取出

寻凉记

张金剛

泡在水桶里的西瓜,切开,说:“用井水泡了半小时了,正好!”果然,沙沙甜甜、清清凉凉的西瓜,大口大口地吃着真是过瘾;稍后抄起一块,给玩伴小新送去。回家已是晚饭时间,母亲早早熬好晾凉的绿豆汤,加了糖,特别可口。我“咕咚咕咚”喝上两碗,惹得母亲嗔怪:“占了肚子,一会儿咋吃饭?”

晚饭,端上桌的有黄瓜凉粉、凉拌豆角、糖拌西红柿;过了井水的面条,浇上黄瓜丝老醋汤或西红柿鸡蛋卤,清淡

人总是善于回顾的。不管是过去几十年的岁月,还是几年的岁月、几天的岁月,回顾一下,都有风霜,都有欢笑。总之,这些岁月是带着温度的,是有情的。

之前和朋友吃饭,问他的孙女多大了,他说两岁了。他儿子结婚没多长时间,孙女怎么就这么大了呢?朋友回答:“元旦前生的,快二十天了,不两岁了吗?”的确,“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岁月就是这么短而快,计算的长度和实际的长度之间蕴藏着弹性和趣味。

儒家的代表人物。教育家范源濂留学日本,曾任教育总长,与梁启超一起发起护法运动。其喜欢生物学,来到饮冰室,“亦最喜至庭院中细观花木草树姿态生意,把玩研味”。政治家熊希龄任民国第四任总理,与梁启超共同组阁,但到饮冰室,感觉“天真,虽长须垂胸,而开口大笑时,尚有孩子遗态”。此外,吴其昌对其他先生也有评价,如胡汝麟(梁启超研究系的骨干)“敏锐而透切”,江庸(梁启超任司法部长的助手)“静穆”,张伯苓“开广而又坚毅”,蒋百里(梁启超发起新文化运动得力助手)“深刻而沉郁”,徐勤(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的弟子)“真挚而诚恳”。

北京美术学校校长余绍宋平易近人,与梁氏门生最熟悉。来到饮冰室“往往解衣磅礴,挥毫作画”。他

的冰棍箱。蹠起脚尖,仰着脖子,眼巴巴瞅着卖冰棍儿的大叔从那圆圆的小口儿探手进去,摸索着取出雪白的冰坨或裹纸的雪糕,冒着烟儿,散发着奶油味儿,引着一群贪吃鬼纷纷送上珍藏的钢镚儿。一个个咽着口水接过去,迫不及待地吸溜起来。瞬时,凉意催打了一个寒颤,好生畅快。吃完,冰棍儿变成玩具,小伙伴们猫在树下,撒开一把,挑着玩儿。

有时我也凑热闹,尾随

一帮大孩子,钻入山谷,来到溪边,脱光衣服跳进河水中,泡上一阵儿。头顶烈日,身在水中,“嘻嘻哈哈”地撩水花,打水仗,摸鱼虾,玩泥沙。泡在水里的我们,清凉、舒爽,似与太阳斗法。觉得过瘾的,会跳进深塘,扎个猛子,痛快畅游,变身“小白条”“小青蛙”。我胆儿小,只在一旁看,不时享受他们跳水腾起的水花送来的丝丝凉爽。

亲水寻凉,孩子们乐此不疲,大人们却严加管束,生

生物起得都早。当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之际,林子中的各色鸟儿便开始亮起歌喉,互相飙攀高音。小巧可爱的百灵鸟首当其冲,音色明亮尖锐,像一位招人喜爱的歌唱家。褐灰色的云雀不甘示弱,歌唱时腹部一鼓一鼓,唱出歌来洪亮婉转,使人听后精神振奋。再看机敏而胆怯的画眉鸟,它音域宽广,嗓子洪亮,叫声动听,是鸟类中为数不多的歌坛佼佼者。

热闹起来的夏天才是真切切切的夏天。

范源濂、胡汝麟、江庸、余绍宋、熊希龄、张伯苓、林志钧;二是“常在海外,返国始见”者,有张君劢、蒋百里、胡适、徐勤;三是“有事始至,不常来”者,有叶恭绰、周胎春、蓝公武、曾琦等。

吴其昌在饮冰室经常与诸位先生交流,并记录了当时的印象。

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威仪修饰,卷须膏发,衣褶整挺,俨然英格兰之卿大夫也”。他曾同梁启超到欧洲考察,二人交往颇深。梁启超逝世后,曾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曾留学日本、德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是德国哲学家奥伊铿的弟子,“而对于宋明先贤学说,热烈服膺提倡者”,是中国新

“近期将开启高温超长待机模式。”看到微信朋友圈的这则消息,瞬间燥热袭身,寻出几张“雪乡图”“望寒止暑”以自娱。苦夏漫漫难耐,寻凉消暑,便成了夏日最富情趣的走心乐事。

阳光灿烂,似乎此时并不讨喜。人们时时处处都要躲避阳光。南北纵向的高楼或树林自然挡住烈日,播撒一片阴凉,令人欣喜趋近。贴着墙根,或追着树荫,总有行人步履匆匆,更有几伙人扎堆儿寻凉。有雅兴的,在阴凉操着胡琴,与一帮老友有板有眼地唱上两段地方戏,惹得围观者叫好声一片,顿感清凉舒畅。

老家的三株老槐树下,是村人乘凉消遣的据点。若不赶早,树下几块石桌石凳定会被早早抢占。微风吹拂,树叶飘摇,男女老少围聚树下,兴致高昂地打牌,下棋,闲聊,斗嘴;或默不作声地纳鞋底,做针线,听广播,嗑瓜子,各有各的乐子。这阴凉是恩赐,可不得辜负。

儿时的我,喜静,爱在习习凉风中捧读一书,偶尔捏起飘落书页上的叶子发呆,陷入遐思。“卖冰棍儿喽!”一声响亮的吆喝将我拽回现实,一改方才的文静,与众伙伴飞一般奔向那个望眼欲穿

当夏风掠过,杨树叶开始哗啦作响,演奏出一串只有大自然才能听懂的美妙音符。蝴蝶、蜜蜂盘旋在绚丽多彩的繁花之间翩翩起舞,婀娜的舞姿随着音符的跳跃上下翻飞。不论是紫蓝色的鸢尾花、粉红色的芍药、白紫色皆有的鸳鸯茉莉,还是身姿挺拔的飞燕草,抑或是娇小可爱的雏菊,此时全都随着夏风的轻抚而摇曳着柔软的身姿,扭动出娇艳曼妙的舞蹈。

说到闹夏,鸟儿比任何

梁启超的宾朋好友

甄明

在梁启超门生中,吴其昌对饮冰室的回忆较为全面。吴其昌为海宁硖石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深得器重。梁启超逝世后,曾作《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启超传》等。

吴其昌是梁启超晚年的学生,曾回忆“幸得侍我先生暮年讲席,以逮于易箴。往来于清华园及天津马哥保罗(马哥波罗)路寓宅者颇久”。他在《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中,列举了“先师养痾津门”经常光顾饮冰室的宾朋好友分为三类:一是“故旧往来最密者”,有丁文江、